

冰城亦暖

□ 王国平



插图:孙嘉驹

哈尔滨人称“哈尔滨”是“hā市”，普通话四声里阴平的“hā”，就这么堂而皇之变成了上声“hǎ”，中间没有过度，也不需要解释。

十几年前我到哈尔滨就发现这里的人敢拿“主意”。后来还听说一个更有意思的事。哈理工的学生，自称是“hā理工”的，提到哈工大，则称之为“hǎ工大”。哈工大的学生呢，自称“hā工大”，对哈理工的称呼则是“hǎ理工”。这么多年，每次到哈尔滨，或者在外地遇见哈尔滨人，闲聊时忍不住问问这是什么原因。不少哈尔滨人感觉有点莫名其妙，老多年了，就这么顺口说了下来，难道不对吗？

当然是对的。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章法。说“hā”说“hǎ”，都是自然而然的表达，畅通无阻。州官可以“放火”，百姓也可以“点灯”，相安无事，和谐共生。于是，走在哈尔滨的大街上，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对话：“你是hǎ工大的？”“对呀，我是hā工大的。”毫无违和感。

东北有道菜，叫“乱炖”，地道美味。其实，“乱炖”不乱，食材的搭配还是很有讲究的，每一道食材在风味上都不冲，没有属于刺头的类型，都能开放怀抱互相接纳。至于色彩，整体偏向沉稳甚至有点闷的时候，玉米的黄和胡萝卜的红，顿时把氛围给点亮了。“乱炖”是家常菜，本来居家过日子就离不开“乱炖”，事实上也是逃不脱的。哈尔滨人干脆就把这种融合、贯通的功夫视为城市的性格来经营了。

大话不必讲，细处见真章。中央大街中间地带有个房子，门口的招牌是“一楼酒吧，二楼烧烤，客官里边请”。要说“酒吧”是西洋流行文化的标配，“烧烤”是现今华夏大地上的一个热门，“客官”是旧时店家对宾客的敬称。好几个层次，都被一个招徕生意的广告牌“一锅端”，一并收纳，顺理成章，感觉没有什么不妥。

距离中央大街不远处的索菲亚教堂，是哈尔滨的一处城市地标。这个典型的拜占庭式建筑，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。哈尔滨是“音乐之都”，索菲亚教堂这么富有特色和风情，建筑本身就是一首交响乐，还是外地游客来哈尔滨的绝对打卡地，二者是不是有必要关联起来？观念是个好东西，行动更是个好东西。原来的建筑艺术馆，就改为了索菲亚音乐厅。现在，索菲亚教堂就是索菲亚音乐厅，可以说是“一个地方，两块牌子”。都说“建筑是凝固的音乐，音乐是流动的建筑”，建筑和音乐在哈尔滨就这么无缝连接，深情相拥了。

索菲亚音乐厅的宣传小册子上说，“在游览参观的同时，增加音乐演出内容，此举是为了更好地体现索菲亚教堂独特的建筑艺术性及声场效果，增加参观体验互动性”。建筑存储音乐，也以自己的风情升华建筑。建筑美和音乐美，在这里合而为一。

这个音乐厅的营业时间一般是上午的8点30分到晚上10点，冬季是下午5点结束，属于“超长待机”。早上8点30分就能欣赏到现场正式的音乐演出，不知道还有哪个地方有这个雅兴。我们是下午来到音乐厅，

节目是钢琴独奏。一个年轻姑娘，一袭黑色连衣裙，长发披肩，正在钢琴前用心伺候，向人间播撒美妙的音符。坐在椅子上，乐曲在耳边漫步，举头望，穹顶在高处，有旷远、空灵之感。墙壁上眼有剥落，墙面脱落了，但不见补丁，保持原态，就像一枚枚历经岁月长途跋涉而赢下的勋章。人来人往，步履声声，自然还少不了人声，尽管大家普遍压着嗓子轻声说话。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，也少不了人们随手记录的冲动。于是，好多个手机都冲着正在演奏的年轻姑娘拍摄，有的人坐着拍，有的人站着拍，有的人还是视频录制。也有人对“随手记录美好生活”这事没有多少兴致，已经在琴声陪伴下进入梦乡，同时也给这个场合奉献了轻微的鼾声。对于此中喧嚣，姑娘大多时刻是置若罔闻的，“且将心事付瑶琴”，但是偶尔也扭头张望一下，可能是出于好奇，也可能是对曲目烂熟于心，走走神，没问题，权当“课间休息”。这一瞥，有几分可爱，也是烟火生活的一张切片。剧场里的音乐演出，音乐家几乎跟听众没有多少语言和眼神交流的，完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，通过音符的传递进行心灵的“对话”。另外，剧场的音乐演出，都有一套规范的“温馨提示”或者说是“观演须知”，比如不能随意走动，保持安静，避免不必要的交谈与噪声，禁止使用手机和其他录音设备等。一旦听众有拍照、录影的举动，工作人员就在远处拿起激光笔进行干扰、提醒。如果听众还是不听劝，他们还要跟手跟脚移到跟前严肃告知。这是为了维护良好的观演环境，以避免干扰台上的演出节奏和其他观众的观赏体验，也是为了保护演出作品的版权。这当然大有必要了，属于基本的文明礼仪。索菲亚音乐厅好像暂时搁置了这些“规

矩”，营造出一个开放的空间，大家大体上可以随意。这里是哈尔滨的城市“公共客厅”，是一个庄重的地方，也是一个家常的地方。来者可庄重，亦可家常。

家常往往指向普遍性。哈尔滨普遍给人的印象是寒冷，所谓“冰城”。第一次到哈尔滨是在隆冬时节，冰天雪地，又是夜晚，看不真切。入住宾馆，当地朋友说宾馆就在松花江边上。早晨起床，拉开窗帘，眼见到吉普车在缓缓往前走。车行路上，没有什么新奇的。定睛一看，问题来了：这不是马路啊！汽车是在江上行！气温是有多低，冰层是有多厚。这个世界也太有味道了。老家在鄱阳湖边上，哪里见过冰上跑车的情景。记得当年在赣北读小学时，遇到大雪纷飞的天气，虽然没有明令，基本上可以自作主张，居家躲在被窝里，权当放假了。有时也往学校跑，跟同学一起胡闹，老师偶尔来教室一趟，敲打敲打，强调一下纪律，就回了。班中无老师，娃儿们唱大戏。就差点儿把屋顶掀了。教室里没有暖气，窗户也不严实，学生也是七零八落，这个课是没法上了。所以说，有些“规则”是要充分考虑地域性和适配性的。用一把尺子机械地丈量世间万物，世间万物要抓狂，尺子也是要崩溃的。

曾经有一首流行歌叫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，我觉得应该有一首歌，就叫《冬季到哈市来看雪》，“冬季到哈市来看雪，雪在漫天狂喜……”至于是唱“hā市”，还是“hǎ市”，或者说在“hā”与“hǎ”之间随机切换，坐下来好商量。

冰与雪是哈尔滨的特产。15年前，我到哈尔滨采访过冰雪文化研究者王景富，写过一篇人物报道，名字是《王景富：四季

梦醉冰与雪》。老先生当年年届七旬，对冰雪用情很深，用力尤勤。在老伴眼里，老头子这辈子是娶了冰雪了，“这个人平时啥话也没得说，蔫的，但一说到冰呀雪呀，眼睛都放光。家里来了客，客人觉得这老头子怎么不大热情。我就告诉他们，你们和他唠冰雪的事，肯定准！”他自己也一五一十“招供”了，“我春为冰雪忙，夏为冰雪忙，秋为冰雪忙，冬天更为冰雪忙——收集冰雪素材不遗余力，整理冰雪资料废寝忘食，研究冰雪问题走火入魔，撰写冰雪文章通宵达旦”。他的本职工作是哈尔滨日报记者，抱着一团火的激情和炽热，投身冰雪文化的研究与阐释，成为冰雪的“账房先生”。这次到哈尔滨，听说老先生已经故去了，他的那份热心的劲头依然让我一暖。

哈尔滨的天，大多时候是冷的；哈尔滨人，一直是暖的。寒气激我怀，热忱盈身心。冰城亦暖，脑海里已经储存了好多个镜头——

呼兰是萧红的故乡，这里就说自个儿是“萧乡”，还编发文学内刊《萧乡诗词》。对历史人物的敬重献上了一片真心。哈尔滨大剧院前厅，正在展出哈尔滨学院提供的一组“风雪老道外”图片，拍摄的场景有门洞内的大杂院、破旧的木制外楼梯、低矮的煤棚、公用的自来水龙头……过往岁月的质感，都在黑白影调里得以阐发。色彩斑斓年代的黑白，是因为有浓郁的乡愁如热血奔流。

参观哈尔滨早期音乐与世界文化名人手迹展，发现展板上对哈尔滨早期音乐的介绍是这么写的：“哈尔滨的第一家乐器店是1900年，比第一家面包店还早了两年。这说明什么？音乐比吃还重要……有

人说，百年前的哈尔滨出门就是剧场，拐弯儿就有乐团。他们说对。不过，落了一句，初夏的丁香花，风过时碎枝缠抱，说不准节拍，听得出动律。”这当是诗人所为，把展览上惯常的刻板语言舍弃了，以个性化的表达，问候深爱着的这座城市。

在深圳(哈尔滨)产业园区，得知这里要“带土移植”深圳的先进理念和经验。这个提法让人感动，哈尔滨人太想跑得快一点，跑得好一点。爱这座城市，打心眼儿希望这座城好。

在太阳岛上，我不小心给脚崴了，伤势还有点严重，自然让哈尔滨的朋友一通忙乎。陌生人在用心。那天下午，正在宾馆房间里休养。前台来电话，说大堂门口的灯箱急着要维修，工人从我住的这个房间窗户跳到外边作业最合适，问是否方便。当然可以。一位大叔进门了，脸黑，背着一个工具包，高个子、大手、大脚，迈大步子。太喜人了！他看见我右脚踏着护具，枕头垫得老高，一个人在床上躺着，就关心起来，问这是咋的啦，是不是到医院拍片子了，医生是怎么说的。然后就是一通安慰：在外地遇到这事，糟心。不过呢也不是啥大事，东北老是大雪，崴脚、摔伤，是经常的事，哪个人不在硬冰上摔个几跤？东北人屁股大，都是冰上摔的。医院看这个病也拿手。整个几天就好了，放宽心。热情和幽默，是骨子里的。他爬出窗外修理灯箱了。以前总是感觉装修的声音沉闷、烦躁，这次倒是听出了节奏感。过了一阵，修好了，又从窗户爬了回来。他问是不是要买点什么，吃的，用的，他可以跑一趟，反正活儿完事了。我们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，他慷慨地馈赠自己的热心。

第二天，伤情不减，只能坐着轮椅前往机场返京。那时哈尔滨正在迎向冰冷的怀抱，老人们像候鸟一样往三亚飞。这趟航班，就有不少行动不便的老人，坐轮椅先飞到北京，再转机前往三亚。轮椅送机的服务人员有限，她们忙得团团转，送了这个航班，下个航班就接上了，没有喘口气的时间。很惭愧，我竟然跑到这里来“抢夺”资源。轮到我要登机了，一位工作人员刚刚完成送机任务，匆匆赶来，仔细核对航班信息和个人信息，以及随身携带的物品，得知都是妥的，就推着轮椅往前赶，路上还与同伴沟通航班动态和行进路线。我看了下时间，感觉尚早，跟她说可以慢些，不用这么着急。她说不行的，您优先登机更方便一点，要是晚了跟其他旅客一起，就有点乱了。她一路小跑，步子密而实，尽管戴着口罩，我还是感觉到了她急促的呼吸正奔向粗重的临界点。如她所愿，踩着时间我们赶到了登机口。我连声道谢，她应了一声就匆匆转身而去，想必有新的任务已经下达了。有那么一个瞬间，偶然看见了卡牌上的名字——许培文。

点滴温暖，汇聚暖流，情拥冰城。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
《光明日报》高级编辑
文学评论版主编
作者

名家写名城

永不消融的冰雪奇缘

□ 宋英梅

我怎么也没想到，高考九十多个志愿，儿子被录取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。看着通知书上别具一格的工艺齿轮和图文并茂的入学集册，作为百年历史的985和C9联盟高校，的确值得欣喜期待。而多年前那次刻骨铭心的冰雪之行，又一次从记忆里跳跃出来。

哈尔滨，缘来已久。山东冬天也会下雪，有时也会结冰。为了深度体验数九寒天的极致冰感和冰清玉洁的唯美浪漫，儿子刚上小学时，我们首次跟团游，就选择了哈尔滨，这座国内最早开展冰雪旅游，素有“冰雪之冠上的明珠”美誉的城市。

走出哈尔滨机场，深呼吸，空气中夹带着凉飕飕的清新味道。坐在大巴车上，透过车窗望出去，目之所及，分外妖娆，风飘雪舞，玉树银花，那些冬日的精灵简直太厚爱这座城市了。街道是冰灯的画卷，冰灯如街道的眉眼。城中人赋冰雪以生命，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凝成勤劳智慧的结晶，展现出油画般的决绝唯美，给城市增添了万般风情。

太阳岛是全国最负盛名的雪雕艺术发源地，去往雪博会的路上，车里循环播放经典老歌《太阳岛上》。导游是个有经验的本地人，自带幽默，操一口让人听着就乐的东北话，在车内声情并茂地讲解，有时兴奋地打着拍子邀大家唱歌。看得出，家乡是他的真爱了。游客中会唱的一起高歌，不会唱的配合着舞动双臂，“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”“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”。此刻，窗外冰天雪地，车内热闹非凡，这次冰与火、冷与热的完美交集，好像人人都是

有志青年，要扎根于此，贡献自己的青春、热血和力量……下车前导游一再提醒，看雪雕不能老盯着，会亮瞎了眼。还真不夸张，白茫茫的天地间，放眼远眺，呈现在眼前的不是白色的苍凉，而是无瑕的纯洁，那时的内心，涌动着北国风光、千里冰封带来的震撼。千姿百态的雪雕，反射得阳光格外耀眼，透过纯净的亮，仿佛看到那片洁白，柔柔软软、洋洋洒洒，将大地裹上了厚厚的银装，经由艺术家和能工巧匠的精心设计与精雕细琢，变成了栩栩如生的精工作品。果然，劳动者是最美的人。

哈尔滨冬天入夜早，导游说下午提前到冰雪大世界看白天景色，天黑后再看夜景，一张票全搞定。我们入园时游客不多，欣赏拍照闲逛，好不惬意。超刺激的冰滑梯和转圈圈的雪地车，是孩子们的最爱。主塔冰雪之冠，恢宏壮观，巍然耸立，整个园区散发着纯洁冷峻、肃穆庄严的神圣美感。此景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观，不愧是最受游客青睐的旅游胜地。随着夕阳西下，冰灯渐亮，冰雪大世界变成了五彩斑斓的童话城堡，冰雕在绚丽的灯光衬托下，变幻出不同的艺术效果，通透的，精巧的，璀璨夺目，奇妙无穷。这美不胜收的冰雪魅力，梦幻浪漫，蛊惑着人的视神经。随着游人蜂拥入园，徜徉在城

堡中，美轮美奂的冰雪景观与八方游客的欢声笑语，勾勒出浓郁的人间烟火气。主塔区进行的歌舞表演，动感音乐震天响，卡通形象的主持人和舞者，带领着游人一起唱跳。可能被这气氛感染，有老外把身边美女抱起来双人舞滑。大人们也释放天性，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嬉闹。在这寒冷的冬季，冰雪大世界俨然成了热烈欢快的秀场，令人陶醉。

感觉也就是刹那，我恍然一激灵，发现原本围在我身边玩的儿子不见了踪影。四处张望，眼前影影绰绰，都捂得严严实实；五颜六色的灯光闪烁着打在身上，看不清衣服本来的颜色。偌大的冰雪大世界，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光影交错，到处是玩得投入、嗨得疯狂的人。不知是被冻的还是慌张的，我感到浑身发抖，厚厚的雪靴像粘在了地上，抬不动、挪不了。努力想喊儿子名字，喉咙却像被封了，听不到一丁点回声。恐惧阵阵冒出来，新闻里看过的失联孩子画面，一个劲儿地飞来扑去，往脑子里灌，乌泱泱的，像乱箭猛扎心口，生疼。我摇摇头定了定神，不能说话滚带爬，也是踉踉跄跄，一路边寻找边打听听到了景区后勤服务处。服务处人员热心安抚，不停歇地广播寻人，紧急联系人各出入口，加派人手到场内寻找……

等待，坐立难安，分秒是煎熬。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服务处接到反馈，孩子找到了，挺好的。我一屁股瘫坐在地上。啊，万幸。后来儿子告诉我，不小心走散，他也很害怕，便一直跟着人多的队伍，转了好久竟到了出口，恰好有保安在查寻……

每次提起那那段冰雪之旅，我这些妈妈都是心有余悸，又感动不已。热情睿智的哈尔滨，以一颗热爱冰雪、真诚服务的质朴之心，给予游客难忘的旅行体验，也发出了下一场邂逅的美好邀约。

2023年春节，激发了井喷式的出游。哈尔滨用创意无限的冰雪语言和兼容并蓄的城市文化，展示了独特气质与资源禀赋，引来天南海北游客的狂热打卡和全网怒赞。哈尔滨冰灯60年历史文化展，惊险刺激的雪花摩天轮，俯瞰松花江的观光索道，可遇不

可求的优雅雾凇，独具风格的小镇建筑，中央大街的大红肠、马迭尔雪糕……哈尔滨的美好，数不胜数，远不止此。有时觉得不可思议，那一座座每年冬天都会拔地而起，如梦似幻、晶莹剔透的冰雪胜景，会随着春天的到来逐渐消融。如梦一场，好像什么都没来过。然而，冬天的哈尔滨，冰雪就是她的名字。那些留下的足迹，那些成长的故事，那些珍藏的记忆，以及那些影像记录的片段和妙不可言的缘分，永远不会消融，永远。

“耀幸福，耀才智，耀感恩”，哈工大的小巧钥匙链上，镌刻着温暖且激励的文字。我想，这也是哈尔滨城市人文的小缩影。薪火相继，砥砺前行，期待着儿子和这座城市名字记住他个人档案的城市，在充满光荣与梦想的未来，一起闪耀属于自己

的更强光芒。
作者 山东青岛文学爱好者
国企职员